

再访冀中：血肉长城今犹在

“卢沟桥！卢沟桥！男儿坟墓在此桥！最后关头已临到，牺牲到底不屈挠……”

位处通衢，作为出京南下之始发，卢沟桥名扬四方数百年。80多年前震惊世界的那一枪，让这里成为一个新的时空“起点”——“全中国的同胞们！平津危急！华北危急！中华民族危急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，才是我们的出路！”

危急！危急！危急！抗争！抗争！抗争！

以卢沟桥为起点，向南120余公里，安新县，雁翎队“千顷苇塘摆战场、抬杆专打鬼子兵”；

向南160余公里，高阳县，河北红军抗日游击第1支队在纵横交错的“青纱帐”里播撒抗日火种；

向南220余公里，献县，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杀敌，各族同胞同仇敌忾，屡创辉煌战绩，被毛主席誉为“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”……

全民抗战是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。山河破碎之际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团结起来、殊死抗争，用血肉筑成了新的长城。

当硝烟散去，历史的回声依然在耳畔响起。初夏之际，记者从卢沟桥出发，沿着抗战地标走进冀中平原，探寻抗日英烈身上的先锋精神，感受伟大民族觉醒迸发出的磅礴力量。

“中国人”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概念

高铁驶过卢沟桥，在广阔平原上向南疾驰……此行，记者赶赴位于献县的马本斋纪念馆。

七七事变后，马本斋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，举起回民抗日义勇队的大旗，组织家乡青壮年奋起抵抗。后来，马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这支队伍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。

走进纪念馆大门，一尊铜像屹立在广场中央——战马上的人挥动大刀，引领队伍向着敌人杀去。

以“抗日救国”为宗旨的回民支队，迅速成长为华北平原上令日伪闻风丧胆的“铁骑”，被誉为“各民族联合抗日”的典范。据记载，仅1938年，回民支队就开展大小战斗87次，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。

“马本斋的铜像不是简单的纪念，而是民族精神的坐标。”讲解员李倩告诉记者，日本人曾向马本斋许以高官厚禄诱降，被他严词驳斥：“我是中国人，我组织队伍就是为了抗日救国。”

“‘中国人’3个字，震撼人心。”李倩边走边说，回民支队的队员，有的是面馆掌柜，有的是农民，有的是私塾先生……有回族同胞有汉族同胞，有信奉宗教者有无神论者，不同阶层不同身份，但他们内心都清楚地认识到，自己是一个“中国人”。

“何谓民族意识？谓对他而自觉为我。‘彼，日本人；我，中国人’，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‘我中国人’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，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。”回民支队正是当时中华大地上举国抗争的一个缩影。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，各族人民团结一致，同仇敌忾，浴血奋战，真正实现了全民族抗战。“中国人”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概念。

林海之北，翻滚湍急的乌斯浑河畔，与日寇战至弹尽粮绝而誓死不屈，名垂千古的“八女投江”，其中就有两位朝鲜族女战士。

彩云之南，1942年5月，日寇入侵滇边，当地的白、傣、景颇、佤、拉祜、阿昌等族群众拿起猎枪、长刀和弓箭等简陋武器，与侵略者浴血奋战……

几乎每年清明，马本斋的儿子马国超都会回到献县缅怀亲人。马本斋临终前曾把幼小的儿子叫到身边，他艰难地写下“中国”二字，并对马国超说：“我们的国家就叫中国，你长大以后要像孝敬父母一样来孝敬我们的祖国。”

在与纪念馆相隔一条马路的地方，安葬着马国超的奶奶白文冠。1941年8月，日寇血洗东辛庄，威逼白文冠写信劝降马本斋。她痛斥敌人：“我是中国人，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。”为让儿子一心杀敌，她绝食7天，壮烈牺牲。

“壮志难移，汉回各族模范；大节不死，母子两代英雄。”烈士墓前，朱德同志的题词，昭示着这位英雄母亲的伟岸。白文冠是一名普通的农妇，更是亿万中国人的代表。

近代以来，中国大地上的一次次抗争，终因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而失败。直至抗日战争打响，“中国人”这3个字，由一个寻常的词语变成所有人内心认同的符号。

“曾有这样一段论述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，四万万同胞实现了从‘地域中国人’到‘精神中国人’的跨越。”李倩告诉记者，抗战时期，仅东辛庄就先后有200多名各民族青壮年参军参战，近百名优秀儿女为国捐躯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“妻子送郎上战场，父母教儿打东洋”的感人故事。

80多年过去了，这份保家卫国、匹夫有责的壮烈情怀，依然在当代青年的心中激荡和澎湃。

和记者同行的献县武装部干事靳松，负责新兵役前教育工作。他告诉记者一组统计数据：2025年初，当地征兵报名人数较上年继续保持增长，大专以上学历兵源占比逐年提高。

每年，靳松都会组织新兵去马本斋纪念馆、献县烈士陵园等地展开教育活动，聆听回民支队奋勇杀敌的感人事迹。

面向鲜红的旗帜宣誓后，新兵赵宏星谈到了和自己同龄的陈祥榕，“‘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’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誓言。报名参军，就是愿将青春之我融入祖国山河。”

民族的尊严，要靠流血和牺牲来捍卫

绵绵细雨中，记者来到衡水市阜城县的千顷洼森林公园。雨水冲刷下，周围的树木愈加苍翠，坐落其间的阜城县烈士陵园显得格外肃穆。

1942年5月，在这里进行的一场突围战，被认为是回民支队与日寇历来交手中“最艰苦、最惨烈”的一仗。笔直的松柏下，安葬着88位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烈士。

在千顷洼附近的村庄里，住着一位老人——王志杰。当年他的父亲王梦北，亲手安葬了在那场突围战中牺牲的88位烈士，并为他们守墓。如今，王志杰接替去世的父亲，继续守护这些英雄。

“今年初，阜城县烈士陵园被列为第七批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，来这里缅怀的人们越来越多了。”王志杰老人十分欣慰。

记者查阅资料发现，截至2025年2月，中国共有348处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，省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更是遍布中华大地。

民族的尊严要靠流血和牺牲来捍卫。抗战烽火中，勇敢无畏的中国人，用身躯铸成一座座丰碑，凝



聚起永远屹立不倒的民族精神。

离开烈士陵园时，记者遇到了两位特殊的来访者。“我们是沈阳人，受家人委托，我和丈夫一起来看看牺牲在这里的三舅。”这位名叫白娟的女士说。

在英烈墙前，白娟看到了那个心心念念的名字——金进。她告诉记者，金进烈士的原名是金文斌，他的家乡在辽宁本溪，东北沦陷后， he 先是奔赴延安就读于抗大，后又加入了回民支队，牺牲时才26岁。

“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无处不青山。”为了救国救民的理想，多少青年离开家乡，义无反顾投身抗战。他们之中，很多人成了石碑上永不磨灭的一个姓名，也有很多无名的人，化作了人们心中永恒的怀念。

在马本斋纪念馆的展柜中，一把锈迹斑斑的军号静静陈列。这把黄铜军号的主人，是回民支队司号员白德胜。

多年前，一声声划破晦暗时光的嘹亮军号，指引着各民族战士炸桥梁、破公路、打伏击，令敌人闻风丧胆。

“军号声穿透历史与硝烟的那一刻，已经成为唤醒民族意识的精神力量。”参观时，记者遇到了当地的一位摄影爱好者赵文岭，他一直追寻回民支队的战斗足迹，并为在世的老队员们拍摄照片。

如今，回民支队的一队传人改编为“三个泉边防连”，守卫着祖国西北的百余公里边防线。赵文岭追寻的足迹曾到过那里。在那里，他再次听到了嘹亮的军号声。

“这把军号，像警钟，提醒着我们，卢沟桥畔的枪声虽然远去，但战争的阴影并未消除。没有巩固的国防必然遭受侵略、没有强大的军队只能任人宰割的惨痛教训，永远不能忘记。”连队指导员穆帅说，近年来，执勤装备更加信息化、巡逻方式更加智能化，“大家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，只有加快转型、锻造精兵，才能坚定不移捍卫胜利历史。我们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，决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”。

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，中华民族正向着新的胜利冲锋

微风轻拂，河水闪着粼粼波光。河畔草木丰茂，羊群悠然啃食。这样一幅恬淡画面，对比战争年代的生灵涂炭，已是换了人间。

1944年，马本斋病逝。为了纪念他，当地政府决定将他曾经生活的东辛庄改名为本斋回族乡本斋东村。记者一行人走进村史馆，看到馆中摆放着活灵活现的牛、羊、鸭等模型，墙上悬挂着产业结构图。乡政府工作人员李明介绍说，如今，全乡聚集百余家食品加工企业，同步发展多种产业，形成了“一业主导、多链协同”的产业矩阵，已经带动近万名回汉群众就业。

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喜看稻菽千重浪，遍地英雄下夕烟。”烽火年代，各民族战士团结在党的周围，取得了反侵略斗争的胜利。如今，在党的带领下，各民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，共赴美好新生活。

华北平原，良田千里，记者乘高铁在这片历经沧桑的土地上穿行。麦收时节，金色的麦浪带来丰收的喜悦。

脚下的铁路线，如同历史的经纬线。抗战时期，一条条断裂的铁路，是民族的伤痕。面对侵略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，开展了壮烈的交通破袭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，从“和谐号”到“复兴号”，列车日渐加快的前进速度，伴随着民族的崛起和腾飞。

高铁驶过回民支队、雁翎队曾战斗过的白洋淀，车窗外，一座“未来之城”正在崛起。

在雄安新区计算中心，城市中的道路、建筑、管道，在网络平台形成数字化模型。超200亿条城市运行数据汇聚在一起，为城市高效治理提供支撑。

在雄安新区安新县西街村，村民的生活也被极大改变。村委会的一块智慧大屏上，农家院、坑塘、船只运行位置等数据一览无余。综合治理平台利用5G、物联网、智能传感器技术，监测和管理村里的日常事务。

“千年大计、国家大事”，民族复兴的壮美蓝图，正在神州大地上化为现实图景。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，中华民族正向着新的胜利冲锋。

在回民支队战斗过的华北腹地，我军一支新型作战力量到了转型的关键时刻。不久前，该部官兵来到卢沟桥畔，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思想教育。

“每一个中国人心里，都有一座通往‘1937年7月7日’的心灵之桥。”二级上士吴伟鹏和战友在展厅中穿行，回望中国人民如何从废墟中站起，如何靠流血牺牲换取伟大胜利。

参观结束，吴伟鹏和战友步出纪念馆大门，对面的巨大艺术雕塑——醒狮，昂首傲踞，仿佛正发出一声震惊寰宇的吼吼。

“这狮吼仿佛在耳畔久久回响，伴随着80多年前历史不平凡的一幕，伴随着你读完这本历史教科书。”吴伟鹏告诉记者，那一刻，他感觉心里在默念着什么……

站在卢沟桥眺望，昔日的宛平城焕发新的活力，城门人来人往，城内商业繁忙，一片热闹景象。西北方向，首钢滑雪大跳台勾勒飞跃之姿，宛如一座梦想之桥，向世界展现着中国力量、中国智慧、中国精神。

“睡狮”已醒，今日之中国，正以崭新的面貌傲立东方。

解放军报

朴翰宗（1911—1935）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参谋长。

原名朴焕宗，出生于朝鲜庆尚道陝川郡龙西城。幼年丧父。1919年随叔父来到中国东北，在辽宁省清原县定居。1922年，进学校读书。深知贫家子弟读书难得，因此学习十分刻苦。在学习期间，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，十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。1927年，小学毕业回到家乡后，一面参加田间劳动，一面积极地参加反日反封建地主的斗争。在土口子发展成立了青年会，担任青年会副会长，组织当地青年进行革命活动。朴翰宗的革命活动遭到叔父的反对，但他在革命和家庭的面前，毅然选择了前者。1928年，他离家到磐石县从事反日革命活动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遵照满洲省委的指示，发动工农群众，积极创建抗日武装。朴翰宗参加了工农义勇军的发起和组织工作。不久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2年5月，朴翰宗受组织派遣打入伪军第五旅第十三团第一营，策动了龙介天连的哗变，随后又受命对伪营长宋国荣做工作，使其接受了抗日主张，9月10日宋国荣率三百五十余名伪军官兵投入抗日行列。

1933年1月上旬，在南满游击队连续遭到两次重大损失之后，杨靖宇赶回磐石，主持召开了县委会议和游击队特支扩大会议，重新调整加强了游击队的领导，杨靖宇任游击总队政委。总队下设三个大队——一个教导队，朴翰宗任第一大队大队长。同年9月，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一团政委，率队在磐石北部作战。12月9日晚，朴翰宗率一团攻入呼兰镇，击毙日本军官藤本和伪连长。从1933年9月至1934年8月间，朴翰宗率一团和少年营共与日伪军作战三十余次，打死打伤日伪军一百二十余人，缴获各种枪炮八十四件、战马一百余匹，俘伪军五十五名。与此同时，朴翰宗还率部队消灭和击溃了伊通、磐石、桦甸等地的反动地主武装十八伙，活捉死心塌地为日伪效力的伪保董、伪村长等六十余人，并缴获了他们的各种武器。朴翰宗在与日伪军作战时，每到一地都积极组织发动群众，在各地陆续建立了青年义勇军和农民自卫队。

1934年11月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，朴翰宗任参谋长。

1935年1月上旬，一军军部从地下党组织情报中获悉，伪“靖安军”李寿山部混成第五旅第五团一个骑兵团，要从红土崖经过，杨靖宇和朴翰宗决定消灭这股敌人。他们于10日晚，率部队急行军来到距红土崖三十余里的一个险要地点埋伏下来。11日下午，当敌人进入一军埋伏区后，指挥部一声令下，机枪和步枪一齐开火，当场打死敌军十余人。一军随即发起冲锋，敌人慌乱下马，企图顽抗，又被一军的战士打死了数人，剩下的敌人只得缴枪投降。此役共缴获步枪七十余支、战马数十匹，一军从此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。但是，朴翰宗在战斗中不幸中弹，壮烈牺牲，时年24岁。

朴翰宗是杨靖宇的亲密战友。他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下，带领战士转战南北，英勇杀敌。他既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，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工作者。在战斗中，他勇敢果断，身先士卒。在政治宣传工作中，他总是以满腔热忱，耐心地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，诱导和启发人们的爱国热情。朴翰宗虽然牺牲了，但他英雄的名字将永垂史册。

朴翰宗：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下英勇杀敌

人民网

